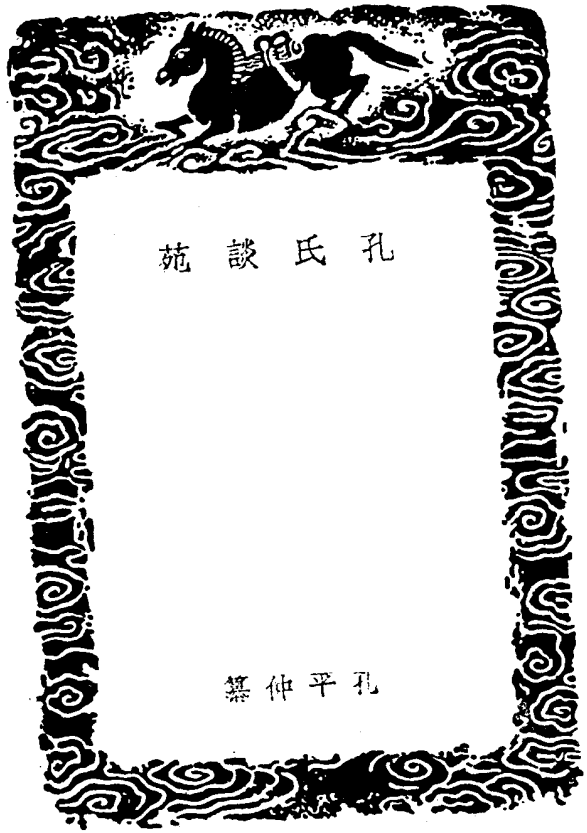


孔氏談苑五卷

宋 孔平仲纂

藝海珠塵



孔氏談苑

孔平仲，字毅父，一作義甫，清江人。宋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安置。平仲，字毅父，一作義甫，清江人。宋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安置。

卷一

呂許公知許州

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公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所以恩命呂公。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張公唯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

王守忠不赴班

太祖朝，都知押班皆以供奉官爲之。內中祇應裏頭巾衣褐衫而已。仁宗朝，王守忠官至留後，乞綴本品班赴宴，閣門從之。自未知未允辭而不赴。

孔氏談苑 卷一

曹太皇太后

禁中近清明時，神宗侍曹太皇太后。因語自來卻無人做珠子鞍轡，雖云太華，然亦好也。太皇聞此語，已密令人描樣矣。數日，寶號就珠子鞍轡，忽傳寶號玉鞍轡一副，神宗莫測所欲用，亦莫敢問。依旨進入，太皇令送後苑折條，施珠轡焉。其上作小紅羅錦金坐子，劣可容體，甫近上已，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鳥馬於福寧殿觀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轡。士論皆謂神宗純孝，亦光獻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獻太皇太后疾病稍間，神宗親製一小轡，極爲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娘娘試乘此，登往涼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涼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轡曰：官家太后親自扶登，當時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王正仲進光獻挽詞云：珠轡錫御恩猶在，玉盤親扶事已空。蓋用此兩事也。

呂中不悅范希文

呂中作相，宋鄭公參知政事。呂素不悅范希文。一日，希文答元昊書，錄本奏呈。呂在中書自語曰：豈有邊帥與叛臣通書？又云：奏本如此，又不知其所與書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上殿，果入劄子論希文交通叛臣。既而中書將上，呂公讀訖，仁宗沉吟久之，徧顧大臣，無有對者。仁宗曰：范仲淹莫不至如此。呂公徐應曰：擅答書不得無罪，然謂之有他心，則非也。宋公色沮無辭。明日，宋公出知揚州。又二年，希文作參知政事，宋尚在揚，極懷憂憤，以長書謝過，云：爲儉人所使，其後宋公作相，薦范純仁試館職，純仁尚以父前故，辭不願舉。

朝士獻詩

有一朝士因宰相生日獻詩，卒章云：長居廊廟福蒼生。朱碧草制云：某官夙負官材，真宗令出典藩。

丁崖州亦長者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震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齟齬矣。真宗欣然嘉納。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必徑出，他處亦然。如愛益朝錯也。文穆去，朝士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曰：奏真廟傳宣令作詩，竟不肯送。

楊大年不願富貴

真宗將立明廟作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不愛不富貴。大年答云：如此富貴亦不願。王旦相罕接見賓客，惟大年來則對榻臥談。卒時，屬其家事一付大年。丁晉公來求昏，大年令絕之。

王文正清德

王文正公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陳設鮮華，且顧視，意色不悅。上已覺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舊陳設易之矣。

孔氏談苑 卷一

三

蘇軾以吟詩下吏

蘇軾以吟詩有謫言事官章疏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爲中書丞。對人太息。以爲人才難得。求一可使逮軾者。少有意於太常博士皇甫復。遣以往。携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馳馬都尉王誼與子瞻游。厚密。遣人報蘇。蘇時爲南京幕官。乃亟走。往湖州報軾。而僕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僕至之日。軾在告。祖無煩權州事。僕徑入州。解其轡。乘旁立庭下。二臺卒來侍。白衣青巾。顧盼驕惡。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煩。無煩云。事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軾議所以服。自以爲得罪。不可以朝服。無煩云。未知罪名。當以朝服見也。軾亦具轡。抱乘旁立庭下。無煩與職官。皆小。續列軾後。二卒復牽轡。往其衣。若亡首然。僕又久之。不語。人心益疑。軾曰。軾自來。願朝廷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訣別。僕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煩乃前曰。太博必有被受文字。僕問誰何。無煩曰。無煩是權州。僕乃以臺牒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攝行道耳。僕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兩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此事無頗目擊也。

皇甫傑深刺

蘇子瞻隨皇甫傑追攝至太湖蘆香亭下。以柅損修完。是夕。風濤湧洞。月色如畫。子瞻自惟倉卒被拉去。事不可測。必是下吏。所連逐者多。如閉目塞身入水。頃刻間耳。既爲此計。又復思曰。不欲辜負老弟。弟謂子由也。言已不幸。則子由必不獨生也。由是至京師。下御史獄。李定舒贊。何王臣難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憂在必死。掌服青金丹。即收其餘。寄之土中。以備一旦當死。則併服以自殺。有一獄卒仁而有禮。事子瞻甚謹。每夕必然湯爲子瞻濯足。子瞻以誠謝之曰。軾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託以二詩爲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如此。子瞻曰。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目不瞑矣。獄卒受其詩。藏之枕中。其一詩曰。聖主寬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償債。十口無依更累人。是處青山可瘦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爲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其後子瞻謫黃州。獄卒曰。還學士此詩。子由以而伏案。不忍讀也。子瞻好與子由夜話。對榻眠。聽雨聲。故詩載其事。子瞻既出。又戲自和云。却對酒盃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子瞻以詩被劾。既作此詩。私自罵曰。猶不改也。皇甫傑之追取蘇軾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寄禁。上不許。以爲只是根究吟詩事。不消如此。其始彈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爲軾憂之。至是。乃知軾必不死也。其後果然。天子聰明寬厚。待臣下有禮。而小人迎望。要爲深刻。如僕類者。可勝計哉。

崇德長官清否

有人問秀州崇德縣民長官清否。答曰。漿水色。言不清不濁也。

華亭鶴

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真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蝦。惟食稻梁。人饒以飯則食之。其體大好。食魚蝦。啄蛇鼠。

者。適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梁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蝦者。不能去耳。

河豚魚

河豚。頭目切齒。其狀可惡。人食之。治不中度多死。乘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爲脯。先以海水淨洗。換海水浸之。暴於日中。以重物壓其上。須候四日。乃去所壓之物。俾之以鹽。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則肉猶活也。太守李大夫嘗以三日去所壓之物。俄頃肉自盆中躍出。乃知漁之不慎。真能殺人。

松江鱸魚

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腮。天生鱸材也。味美肉緊。切下終日色不變。橋北近崑山大江入海。所出者三腮。味帶鹹。肉稍慢。迥不及松江所出之美。

號石

號石。重紫白相間。以筆描紫上。攫手刮之。紫去白見。隨意所欲。作何物象。至於林木。亦可以藥筆爲之。以手試之。有參差顛倒者。皆僞物也。

枇杷

枇杷須接。乃爲佳果。一接核小如丁香。荔枝。再接遂無核也。

鐵鏡相船法

京師有畜鐵鏡者。謂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則指端見有白氣。以氣之長短。驗人之壽夭。好事者乃以厚價取之。既而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蓋磨鏡時。只以往手。無以來手。則照指自見其端。有如氣者耳。相船之法。頭高於身者。謂之望路。如是者凶。雙板者凶。雙板者吉。雙板謂五板七板。雙板謂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數之也。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則匠者以法厭主人。木上銳下壯。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兩堂之端合置斗處。以釘釘斗中。如是者凶。以皂角木作門闕。如是者凶。

許敬寬履見

許敬。明州人。張唐卿榜第一甲及第。以大理評事知縣。嘗因用刑。蓋殺人。其後冤履見。但相去尚遠。經二十年。敏以太常博士通判蘇州。其冤漸近。稍至。與敏夫婦同寢。其始敏夫婦在外。冤臥於內。既而問隔臥於夫婦之間。知其爲鬼。無如之何也。是時詔索天下御容。令轉運司差官護送入京。敏與太守林大卿不協。干上司求行。自京師歸。至汴上青陽驛。其冤逼之。敏死驛中。

僧居和託生

鎮著作生二女。長嫁宋氏。生座。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爲尼。與僧居和大師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與。今爲朝奉大夫。與稽之視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黃丸療風疾者也。飲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鄉里疾疫。以藥歷諸家。救其所苦。或以錢贖之。薛尼於宋氏以姊妹親。常在京師。是時座爲翰林學士。尼還常州。和病革。問尼曰。京師誰爲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無如

宋內翰家也。和曰：我死則往託生焉。尼謂曰：狂僧。宋家郡君已娠矣。安得託生。和曰：吾必往也。既而和死。人盡一草蟲於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將免。那之妻往視產。見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既而聞兒啼。曰：急令僧去。吾將視吾兒。人曰：未嘗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既長。形相酷似和。亦好飲酒食肉。隱然有草蟲在其臂。名均國。爲絳州太守卒。

偷能禁犬

偷能禁犬。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紋如虎斑亦難禁。

鍾乳飼牛

高若訥能醫。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或云：冷熱相薄使然。

地中變性

韶州冷水場往歲銅發。掘地二十餘丈。即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變性至多。有冷煙氣。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煙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數百丈。能燎人。役夫兩以面合地。令火自背而過。乃免。有毒氣至。腥惡。人間所無也。忽有異香芬馥。亦人間所無也。地中所出沙土。運置之穴外。爲風所吹。即火起煙煜。

虱不南行

虱不肯南行。陰類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隨其所向。以指南方。俄即避之。若有知也。種竹就西北。其根無不向東南行者。是亦物之性也。

瘴瘴

江東瘴瘴而獲貴。退灘之地。先一年所生者瘴也。明年而爲瘴。

張安道使府

張安道言。嘗使北虜。方宴。戎主在廷下打毯。安道見其樓殿諸物。鮮明有異。知其爲戎主也。不敢顯言。但再三咨其藝之精。爾接伴劉六符意。安道知之。色甚作。云：又與一日做六論不同矣。

契丹魚鱗

契丹鴨綠水牛魚鱗。製爲魚形。婦人以綴面花。

女真國

匈奴尤畏女真國。范純禮嘗聞使使云：女真國人長馬大。其境土之廣。南北不知幾千里也。徐廣覆於水洛。是時匈奴方苦女真侵擾。故帖然自守。不敢爲中國患。

收冰法

收冰之法。冬至前所收者。堅而奈久。冬至後所收者。多不堅也。黃河亦必以冬至前凍合。冬至後雖凍。不復合矣。川中乳糖獅子。冬至前造者。色白不壞。冬至後者。易敗多蛀。隔氣入物。其理如此。

雲臺道士

孔氏談苑 卷一

九

華山下有南嶽行宮。祈禱甚盛。雲臺觀常以道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肉畜婦人。巡檢姓馬者。知而持之。共草其利。一夕。道士夢爲官司所錄。送五道將軍殿中。并追馬勒狗。獄具。各決脊杖七十。既寤。覺脊間微疼。漬而爲瘡。自知不祥。亟往詣馬。馬已在告矣。問其夢中所見。皆同。馬亦疽發於背。二人俱卒。

朱陽免屠

號州朱陽鎮。一夕。免屠之聲滿空。其鳴甚悲。逮旦。免屠死於野中無數。或斷頭。或折翅。或全無所傷。而血汚其壤。村民載之入市。市人不取。買。蓋此鎮未嘗有此物。性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陽之民殲焉。

象耳有油

象耳中有油。謂之山性發。往往奔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矣。

宣醫喪命勅葬破家

京師語曰：宣醫喪命。勅葬破家。蓋所遣醫官云：某奉勅來。須奏服藥。加減次第。往往必令餌其藥。至死而後已。勅葬之家。使副洗手脫巾。每人白羅三疋。他物可知也。元祐中。韓康公病革。宣醫視之。進金液丹。雖暫能飲食。然公老年真氣衰。不能制客陽。竟以薨。朝廷遣使問後事。病亂中。誤諸勅葬。其後子姪辭焉。

王彥祖夢人告試題

王彥祖學士。自官初到南省。試天子金玉賦。夢中有人告之云：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須三次如此。是歲省下。其後過試。乃殿父莫大於配天賦。及第乃圓丘祭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知雷州。召爲館職。試明王謹於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在下。彥祖名汾。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理。

較祭

宗室至一品。殯葬。朝廷遣禮官較祭。舊制遣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過。侗私語曰：可較矣。汝義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也。傳者以爲笑。自元豐官制行。太常博士專領較祭。所得絹四十疋。共之行事十四疋。餘十二疋。有數皇親聯騎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戲謂同列曰：此皆較材也。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王粲丞相舒公之子。不慧。有妻未嘗接。其舅姑憐而嫁之。粲自若也。侯叔獻再娶而悍。一旦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時京城有語云：王大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羌人自相君臣

羌人以自計。相君臣。謂之立文法。以心順爲心白人。以心逆爲心黑人。自稱曰尙。謂僧曰尊。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處佛。人好誦經。不甚鬪爭。王子醇之取熙河。殺戮甚衆。其實易與耳。

定僧

有一定僧在山谷中。漢軍執之。此僧曰：吾有銀與汝。勿殺我也。漢軍受其銀。斬其首。白乳涌出。

孔氏談苑 卷一

一一

夏陳西伐

夏陳嘗統師西伐，揚勝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時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買酒，陝西獲宿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伴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陳之榜，懸宿之端云：有得夏陳頭者，賞錢兩貫。比陳聞之，急令藏掠，而已誼播遠近矣。陳大慙沮。

陳講五路進討

陳集幕職兵官，議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所謀秘密。處置軍馬，分舉糧草，皆有文字，已成書。兩人之力不能舉，封鑰於一大櫃中。一夕失之，陳等大駭，陰令訪求甚急。既數日，却在櫃上。陳進兵之計，遂格由此。悉乞解罷，得知蔡州。其後韓絳西討，河東起兵八萬人，時太原遣卒三千，皆丁壯強硬，令至軍前交割。曉夕奔走，饑不得食，困不得息。既而班師，不用遺還，形已如鬼。風吹即仆，假使見虜，則不戰成禽矣。元豐四年西伐，西人遠引，清野以老我師。高道裕領衆深入，不見一人一騎，直扣靈武。靈武城甚堅，若有守者，我師營幕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遂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賊得爲計。中夕決河水至，我師潰焉。故資運裕知坊州，詞云：比以兩路銳兵，進攻靈武，而亡士潰卒，賊汝寡謀，遂裕再責鄧州安置。

夏安期奔喪不哭

夏陳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臺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著衫帽接客，無毀容，愈肥澤焉。

邢昺子干恩澤

邢昺疾亟，車駕幸其第。其子干恩澤，并乞不勒葬。王居白待制病，猶子侍疾，所遺奏奏薦焉。

張詠白超用事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之云：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累我，發視之，無他語。紙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繳奏之。真宗初亦訝之，以示寇準。準微笑曰：臣知開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趨避者，以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遂以爲況，真宗方悟而笑。

熊伯通有平蠻功

熊伯通有平蠻之功，太常少卿范純禮言：至蜀中，親聞其事，謂井蠻本誘之降，降者百餘人。本授計主簿程之元，兵官王宣令誅之。本宿慮其變也，橫舟三十里外待之。密約云：若事諧，走馬相報。之元等以曼陀羅花醉降者，稍稍就禽，令走馬報本。本急擊舟順嘉陵江而下，頃刻至禽所，斬斬尚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賞擢以至兩制。

雄霸用蒲葦爲凌牀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牀，官員亦乘之。

香孩兒營

江都幾云：藝祖載誕，營中三日香，人莫不驚異。至今洛中人呼應天禪院爲香孩兒營。

孔氏談苑

卷二

活堯舜

熙寧中，張唐民登對，其歸美上德之辭云：臣尋常只見紙上堯舜，今日乃見活堯舜也。

熙河之師

熙河之師，上意甚欲得本征，以內殿崇班錢五千貫購之。熙寧六年，本征降於常珂諸城，王韶奏以爲令。王若萬韓存寶招呼，李憲奏以爲與燕達納其款，韶遂爭功。隙由此啓。上嘗對呂惠卿稱憲爲本征之功，蓋憲之面奏，詳於韶之條奏故也。安南之師，上欲遣憲與趙鼎往，韶時在樞府，與王安石共爭之。由是罷。憲而遣郭遵，上不平二公之爭，使憲舉河西，既而遣敗績，而憲有功，故上益以憲爲可用焉。高若訥作中丞，與小黃門同監修祭器，遂同書奏狀，議者非之。

宋鄭公爲國惜體

寶元中，夏英公以陳恭公不由儒科驟躋大用，心不平之。恭公亦傾英公，英公除填實，有臺章，恭公啓極爲樞密使，英公知之，意愈快快。是時西北有警，英公能結內官，又得上心，乃撰一策題，如策試制科者，教仁宗以試兩府大臣，欲以窮恭公之不學也。一日，仁宗御資政殿見兩府，出此題，署云：付陳執中等兩府。

賜受開讀次已見小黃門殿矮卓子具筆硯矣。英公色欲揮翰。其餘皆愕然相視。未知所爲。公。宋鄭公徐奏曰。陛下所問。皆臣等夙夕謀議之事。臣等不職。陛下責之可也。若策試。乃朝廷所以待草茅之臣。臣備位執政。不可下同諸生。乞歸中書。令中書密院各具所見。以對。仁宗俯首面云。極是。極是。既退。恭公謂鄭公曰。適來非公之言。幾至狼狽。鄭公曰。某爲國惜體。非爲諸君地也。中書所對。皆出鄭公之筆。極攻密院之失。是時顯立仇讐矣。人言紛紛。英公不自安。欲降其跡。又撰一策題。故爲諸言參差。或失結。或不對。欲如禁中親制者。教仁宗以策試兩府兩制。然間有三兩句絕好處。人亦識其爲英公詞也。仁宗寬容。亦聽之。一日。召兩府兩制對於迎陽門外。又出此題付之。然英公之迹終不能降焉。

孫奭侍讀上益莊

孫奭尙書侍讀。仁宗前上或左右瞻視。或足敲踏床。則拱立不讀。以此與每讀書。則上體貌益莊。王隨佞佛。在杭州常對尊長老。誦所作偈。此僧既讀。離席引首。幾入其懷。實以不聞也。隨歎賞之。以爲禪機之妙。

仁宗給草恭虔

仁宗給草之際。雲霧特甚。上乘挂露腕。侍祠諸臣。裏手執笏。見上恭虔。皆恐傷損袖。

王安禮以名位自許

神宗以星變祇懼。許人上封事言得失。於是王安禮上書。語頗軒直。上微不悅。以示王珪。珪曰。觀安禮所言。皆是臣等執政後來事。無一字及安石所爲者。其意蓋怨望安石在外。專欲譏切臣等耳。安禮每對臣言云。似你名位。我亦須做。上笑曰。大用豈不在朕。而安禮狂妄自許如此。後一年。安禮自翰林學士遷尙書右丞。

京城侵竊之敝

修內前沙字木。計用方圓三千三百條。再差職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之弊如此。昭素勾當三司修造案。半年減十五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木一年。需大簡判設案御廚。每日支麵一萬斤。後點檢。每日剩支六千斤。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

南郊賞給皇子料錢

江都幾云。南郊賞給。舊七百萬。今一千二百萬。宮人傳。皇祐中四千貫。今一萬二千貫。合同司歲會支左藏庫錢八十九萬貫。近歲至三十五六萬貫。祿令皇太子料錢千貫。無公主主料錢例。宋次道云。李長主在宮中請十千。晚年增至七千。福康出降後。月給千貫。

景德佛寺

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今二萬九千寺。陳述古判祠部云。章伯鎮勸會省案。歲給糧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糯米八百石。真廟三千石。仁宗八萬石。

元旦占候

江南民言。正旦晴。萬物皆不成。元豐四年正旦。九江郡天無片雲。風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芒種雨。百姓

告。蓋芒種須晴。明也。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乘船入市者。雨多也。又於四月一日至四日。下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騎木。言路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神師惠南。言上元一夕晴。麻小熟。南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陰雨。麻不登。占亦如此。云絕有效驗。京東一講僧云。雲向南。雨。雲向北。老鸛啼。河哭。雲向西。雨。沒。雲向東。沒。沒。沒。沒。言雲向南。西行。則有雨。向北。與東行。則無雨。云亦有有效驗。大理少卿杜純云。京東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後朝霞。則有雨也。須晚晴。乃真晴耳。九江人畏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劉師顏視月占。早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謂雨沾足爲爛雨。

紫姑神

金陵夏氏能致紫姑神。神能屬文。其書畫似唐人。應對機捷。蔣山法泉長老曰。問仙姑求一偈子。神云。禮拜來。不惜口中口。爲你說破。泉曰。試說看。神曰。咄。泉曰。也是外學之流。神曰。去。泉曰。公案未了。神曰。將拄杖來。良久。書頌曰。鍾山鍾山。今古長閑。天邊雲漢。漠漠下水潺潺。或寫此一段。語寄示李之儀。曰。冤哉。法泉。被三姑摧折之儀。答曰。法泉所謂雪上加霜也。

司馬遷之誤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龍姬。

廟神

紫姑者。廟神也。金陵有能致其神者。沈遵舊就問之。即畫粉爲字。曰。文通萬福。遵問三姑姓。答云。姓。南史。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詩贈。遵近黃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頗點捷。每歲率以正月一日來。二月二日去。紫姑與之甚狎。嘗問賦乞詩。賦曰。賦不善作詩。姑畫灰云。猶裏猶裏。賦云。賦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云。但不要及他新法便得也。

鸞鷺

人畜鸞鷺。難馴熟。至飲秋水。則飛去。京師夏間。號養鸞鷺。至九月多死。鷺生三子。內一子則廢也。然鷺多生兩子也。

鮫魚

小池。中魚至九月十月間。宜取投大水中。不爾。冬間俱凍死。鮫魚惟食草。人刈草以飼之。至八月則不食。至三月復食如初。

駁馬

馬子燕其母。則生駁馬。此逆亂之氣所爲也。

雞舌香

雞舌香。卽丁香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故郎官含雞舌香。取其便於奏對。正是今之丁香。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千金五香連翹湯。無雞舌香。卽有丁香。最爲明驗。俗醫取乳香。中如柿核。無氣味者。謂

之難否。殊無干涉。新補本草重出二物。蓋考之未精也。海東麻子大如蓮實。陝西極邊枸杞大可柱。葉長數寸。人有在韶州見自然銅。正如金粉。價貴於金。邵化及爲高麗國主治藥。云人參極堅。用斧斷之。香釀一殿。今之醫者。治病少效。殆亦藥材非良也。

端月

仁宗朝。王珪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爲與上名音相近也。

永叔夢入廟謁神

歐陽永叔作校勘時。夢入一廟。於庭下謁神。與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後黃夷陵元珍爲判官。同謁黃牛廟。元珍職官在縣令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宛如昔夢所見焉。

狄青夢宰相蔡確

陳州有廟。下字。廟。狄青知州日。夢廟中有榜。題曰宰相蔡確。確是時方爲舉人。青訪知姓字。召見之。語以所夢。云善自愛。確後果相神宗皇帝。

王汾夢得郡

王汾作館職。件王荆公意。判鼓院凡四年。家貧俸薄。累乞外任。不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欲得郡。須求元公。是時元厚之爲參知政事。汾亟往。請之厚之。云荆公意思不婉順。未可議也。然荆公屢爭事不合。恐旦夕出矣。姑少俟之。未幾。荆公果出金陵。吳冲卿當國。汾又請。即日得兗州。到官數月。尋釋此夢。所謂元公。乃兗州也。

劉庠夢登第在林希後

林希於章衡榜下及第。在期集處。劉庠相揖云。久欲相見。有少事言之。希問其故。曰。庠嘗夢登第在公後三名。故欲識公也。希自計。唱第時。劉庠始在第三甲。以前舉不曾赴殿試。今舉直赴殿試。例降一等作第四甲頭。又隔數十名。方喚到希。以希嘗爲南廟解元。仁宗令升綴第三甲末。至第五甲喚到李實。實南省解元也。仁宗又令升綴第三甲。既而又令置希之上。明日唱明經第。張巨已於第四甲進士登科。又中明經。是時中兩科者。例升一等。於是升綴第三甲末。自希數至劉庠。正是第三名。凡兩日之間。更四人者。方符此一步焉。

李憲專理西方之事

元豐間。內臣李憲專領西方之事。葉康直爲轉運使。以糧草不辦。一日。有御寶劉子付憲。葉康直處斬訖。奏憲近習也。祕而不宣。自料云。不過中夕。必別有指揮。中夕扣門甚急。果有劉子至。葉康直刺面配永興軍牢城。憲云。亦未也。又持之。明日早。劉子至。葉康直枷項送渭州。取勘憲召康直。以三劄示之云。須至奉枷矣。遂枷項送渭州。取勘。既而康直卒無事。任使如故。今以龍閣作帥秦州。

王荆公夢升僕射廳

王荆公初拜僕射。握婿蔡下手曰。吾止於此乎。昔年作舉人時。夢升一廳事。人指其榜。有僕射題字。曰。他

時君當爲此官。今夢驗矣。官制行。換爲特進。元祐初。加司空。下幸其夢之不應也。公讓不拜。半年方報。再讓。又數月方報。比告下。公薨八日矣。竟終於特進焉。下爲予言如此。

王會賦梅花詩

王曾在青州爲舉人時。或令賦梅花詩。會詩云。而今未說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識者已許會必狀元及第。仕宦至宰相。

吳咸寄折梅詞

王琪知歙州。吳咸作折紅梅小詞寄之。琪以詩答之云。山花冷隔何堪折。一曲紅梅字字香。

王介甫江寧夾口詩

王介甫有江寧夾口詩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人或題之於壁。王介甫學士續題其後云。江南村裏老翁子。不解吟他富貴詩。荆公聞之。但笑而已。

劉敞滑稽

劉敞貢甫。性滑稽。喜嘲謔。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敞爲之作真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鳴。只有艾氣。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古之吃者也。照寧中。爲考官。出臨民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衆如何。敞曰。要見大衆。當詣南御苑。馬默爲臺官。彈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敞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會布勅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敞曰。豈意會子避席。望之儼然。嘉問字望之。

石曼卿滑稽

石中立字曼卿。初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爲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科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後試館職。爲直學士。性滑稽。善戲謔。嘗出。取者失鞍。馬驚。曼卿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則必破。次遷郎官。有上官弼郎中勅以護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又改授禮部郎中。時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詳練。故授此職。宜減削談諧。對曰。某授語云。特授禮部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減削。天禧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續除參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宜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

王汾嘲劉敞

王汾嘲劉敞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敞應聲云。寒食每尋君。蓋以汾爲填耳。

顧將軍

元祐二年。辛雍自光祿寺丞移太常博士。顧子敦自給事中除河朔。清。付以治河。京師語曰。治禮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顧將軍。子敦好談兵。人謂之顧將軍也。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舉令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禽云。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問其故。曰。若非半夏厚朴。何故謂之葢制之。

李公擇種竹

李公擇於祕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云此李文正手植之竹也蓋自許他日諡文正也劉賈父適聞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繁筆又善種竹耶是時京師有李文政善繁筆士大夫多用之

刑訓

邢恕有文學辯論然多不諳而教人士大夫謂之邢訓竟坐教朝士上書奪中書舍人出知隨州後自襄州移領河陽彭器資作告詞云勉蹈所聞無煩多訓蓋譏之也

孫莘老不甚言事

孫莘老爲御史中丞。不甚言事。以疾辭位。得宮觀。劉賁父作告詞云。未得聞生之奇論。今乃以疾而固辭。亦譏之也。

趙昶婢善吹

朝士趙昶有兩婢善吹笛知藤州日以丹砂遺子瞻子瞻以新笛報之并有一曲其詞甚美云花落淮南雨晴雲夢日斜風颭又云自桓伊不見中郎去後孤負秋多少斷章云爲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清霜曉昶曰子瞻罵我矣昶南雄州人意謂子瞻以蠻風譏之

劉子儀意望兩府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兩府頗不擇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但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便安矣蓋謂兩府始得青涼傘也張唐公諡錢思公作文墨公諸子縉經邀執政訴之石中立指其幼者云此東山一寸金也

王洙侏儒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今後轉更疎闊也王曰何故答云逢這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館中鐵火罩

館中鐵火罩鄭天休戲王元叔云此王將軍兜鍪亦謂其侏儒也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府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密府王常戲狄之渥文云愈更鮮明狄云莫愛否奉贈一行伯庸大慙
眞皇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卿臨行有人贈詩否朴對曰臣妻一首云更無落魄耽杯酒更

梁灝八十二作大魁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

孔氏談苑

卷三

李文靖先機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因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敷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遂戾如此似非將順之義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主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常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背旦續像事之每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盍服其資識也文靖泣沆也

駕頭

駕頭者祖宗卽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中使出外勾當。皆責知委狀。敢妄奏他事。皆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真宗禁銷金自東封歸杜健仔者昭憲太后之姪女也迎駕服之上怒送太和宮出家由此人莫敢犯

陸經多與人寫埋銘。頗得濡潤。人有問子履近日所寫幾何。啓曰。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行裏。

朱砂膏治白花蛇毒

施州多白花蛇。蛇人必死。縣中版簿有退丁者。非蛇傷則虎殺之也。州連蠻獠。三月草長蛇盛。則當防戍。至九月草衰蛇向蟄。則又防秋矣。居民造毒藥。取蛇倒懸之。以刀刺其鼻。下以器盛其血。第一滴不用。以毒人立死故也。取第二三四者。每血一滴。以麵和作四九。中此毒者。先吐血。須臾五臟盡滿潰爛。李純之少監云。惟朱砂膏可治此毒。純之以藥救人無數。仍刻其方以示士民。

吳長文使虜

吳長文使虜。虜人打圍無所獲。忽得一鹿。請南使觀之。須臾刺射了。已昏夜矣。數兵煮其骨食之。皆嘔血。吳左丞留壁於銀器中。云此最補。且欲薦之。翌日銀器內皆黑色。乃毒矢所斃。不敢洩。埋之而去。虜中大寒。七箸必於湯中蘸之。方得入口。不爾。與熱肉相沾。不肯脫。石鑑奉使。不曾爾著。以取榛子。沾唇如烙。皮脫血流。淋漓衣服上。

丁諷病客至加多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奴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之病以好色。既廢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及。故實客之至者加多。乃適於未病時。蓋其來不專為諷也。

宰臣封公

宰臣食邑滿萬。始封國公。

郊祀衣

郊禮。前省內官衣錦。後省衣繡。

後苑鍍金

後苑銀作鍍金。為水銀所薰。頭首俱顛。賣餅家窺爐。目皆早昏。買谷山采石人。石末傷肺。肺焦多死。鍍鍍豎卒無白首者。以辛苦故也。

丁諷久居

丁諷以前職病廢於家。一旦有安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久冷乏資。由此獲美醴。飽室焉。

石學士鹽

石曼卿王氏壻也。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寬餘。曼卿亦不為人所忌。於是市中公然賣石學士鹽。

停居之人省言語

真皇上。執政因對奏寇準與南行一郡。丁諷至中書云。雷州司戶王曾參政云。適來不聞有此指揮。丁云。停居主人。宜省言語。王悚息而已。蓋王是時儼寇宅而居。

晏殊誤宜入禁

孔氏談苑 卷三

晏殊言。作知制誥日。誤宜入禁中。時真皇已不豫。出一紙文書。視之。乃除拜數大臣。殊奏云。臣是外制。不敢越職。上領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殊奏。臣恐洩漏。乞只宿學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駭之。而不敢言。

王曾之直

真皇上。隱明肅召兩府入論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曾作參政。書乘筆。至云。淑妃為皇太妃。曾卓筆云。適來不聞此語。丁諷州日。遺詔可改耶。衆皆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丁而嘉王曾之直。

澶淵之幸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贊金陵之行。持遲未決。遣訪寇準。準云。惟有熱血相激爾。浸潤者云。殊無愛君之心。請和之。後兵息。民安。天意悅豫。而欽若激以城下之盟。欲報東門之役。既非之許。則說以神道設教。鎮服戎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於此也。

王欽若嚇丁諷

丁諷在廣州。方娶。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爾。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

馬養發

夏守恩作殿帥。舊例諸營馬養發分納諸帥。守恩受之。夫人別要一分。王德用作都虞候。獨不受。又章獻上。內官請坐甲。王獨以謂不須。與國寺東火。張耒相宅近。須兵防衛。王不與。以此數事作樞密副使。

省試題

省試王射虎候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蘇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為其近於親賦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試官大噱。

開封多有皇親所據

永叔云。開封多為皇親所據。送一卒云。為鴟鵂飛而不下。

韓魏公夢驗

韓魏公嘗夢。推侍郎在客位。及覺。問客將有何官。客云。崔縣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出身。致位通顯。官制行。合作尙書。而只除刑部侍郎。寄祿至光祿大夫。後奪一官。終於正議大夫。正議大夫亦侍郎也。

李後主畫竹題跋

魏氏有李後主畫竹。題跋甚多。其一云。宗孟陳清臣誠一同觀。又有李書云。元豐辛酉清明後三日。中書昭文位觀。傳正還明邦直志道題。三公執政。張誠一武人用事者耳。

程戡接伴

孔氏談苑 卷三

程殿侍郎自言爲御史時。接伴房人。張觀中承教之曰。待之以禮。答之以簡。戴佩服其言。或云不然。房人見人語簡。便生疑心。極惱人。不若曠然以接之。

事不要做到十分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諒。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谷教一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康動瘁。和同。則開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韓維圭教一門生云。穩審著。大事將做小事。小事將做大事。胡瑗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福建賊廖恩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東南爲之騷然。凡恩所經涉。監司守將。皆坐貶絀。其餘相連得罪者。不可勝計。既乃招降于官。朝廷以其悍勇。頗任使之。一旦恩至三班院。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益。亦同供家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爲廖恩事。勒停。都下相傳以爲笑焉。

杜祁公奏不放監稅職

杜祁公爲樞密使。內降某人。與近上班行。停之數日。同列促之。不聽。中使宣催。公翌日奏。某人是誰。奏請容商量。初不宜諱。再三論之。方云。是貴妃誕育時產婦之子。又再三論之。只除三班借職。又求監都商稅院。公奏云。此係三司舉官。一歲四十萬貫稅額。堅持不可。猶得南排岸。

張惟吉請諡

入內都知張惟吉。請諡。禮官以吉前持溫成喪。不當居皇儀殿。一夕爭之至明。時宰阿諛。順指。惟吉頓足泣下。終此得諡。忠惠。陳執中以不正諫前事。至死。禮官諡曰榮靈。

晏相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元爲幕客。汎舟湖中。只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南方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呼曰。晏相。使柁不正也。

監司預遊宴

范希文知鄆州。是時法網闊疎。監司尚預遊宴。張去惑爲提點刑獄。醉中起舞。既而曰。啓諫議。壞了提刑也。

朱東之言音律

朱東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時。歐永叔爲太守。杜彬作倅。曉音律。永叔自鄆山幽谷。醉歸。妓扶步行。前引以樂。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里餘。永叔詩云。杜彬琵琶皮作絃。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云。永叔詩詞之過也。琵琶誠好。乃國初老聶工造。世間只有四面。今尙收藏在家。但無皮絃事爾。

東之後驗事

朱東之云。昔年爲宿州符離令。孫元規以節副安置。每來縣中打毬射弓。後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起知慶州。元規私語朱云。當時作極副。以不諳溫成冊出。於水門外。漢王送書相別。稱美其節槩。亦有書答之。後來驗書。乃英宗詞翰。今日一起其端。自此人。事倚伏。不可知也。

唐子正遇道人

唐子正。桂州人。爲舉人時。入京。道中遇一道人。衣服破敝。人皆疑其盜也。疎之。道人者辭去。留一詩與蔡州門卒。候唐過。子之驗其日。乃辭去之日也。相去已十程矣。詩曰。知汝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僊。又云。直待角龍危燕會。好來黃鵠臥林泉。後三十年。子正以太子中舍通判。邕州。交趾入城。子正自縊於官舍壁下。乃熙寧九年正月二日也。歲在丙辰。故曰角龍。正月二日。危月燕直。日故曰危燕。子正自縊時。已聞此詩。驗於三十年後。乃知交趾一覆三州。殺人無數。亦非偶然爾。

李儀諫官

賈易以諫官。知懷州。替鄭伯赴闕。李之儀夢鄭伯。依舊知懷州。數對親朋言此夢。既而易以到官上表。再貶知廣德軍。伯已知單州。待闕尙遠。自言於朝廷。復以懷州還。伯之儀之夢遂驗。

吳充病瘵

吳充病瘵。仁宗見之。掉鼻。既而論執政曰。充病甚矣。其後執政進擬差除。不敢公去充。但於姓名下小書病字。以是終仁宗世。充罕至京師。一旦神宗即位。充歷踐二府。日在上左右。其賢比舊加大。穴且腥甚。而上不惡焉。則夫命之至也。雖病也。有物蓋之矣。

本草白字藥多驗

膝元發云。一善醫者云。取本草白字藥服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是後人益之。

唐帥與河役

宋次道云。唐三百年。惟薛平爲滑帥。田宏正爲魏帥。與河役。力省工倍。他時。未嘗略爲患也。

館中疾王工程

館中同列疾王工程。使陳越。疑如文程之屍。石中立作文程之妻哭其旁。餘人歌虞殯於前後。欽若聞之。密奏。將盡逐之。王文正持其奏不下。

蘇渙押伴

蘇渙郎中押伴夏人云。賣銀五千兩。買樂人幃頭四百枚。薰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爲壁衣。

杜祁公引年

陳執中作相。杜祁公引年。一表便許。止除少師。物論喧然。富彥國在鄭。葉道卿在青。皆不平之。執中守毫。病甚。累表乞致仕。不允。移曹南。臥京第者數年。又五年。方許致仕。是時富公作相。欲矯前事耳。

候部頭

換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履服。常在昭宗側。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熟視梁祖。忽奔走號。脫其衣冠。全忠大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不愧作。

陳靖附婢子語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晚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其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皆如術數。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冠折。既而泣下。向欲貸以一事。乃問以陰中善惡之報。靖言。世間所傳皆不確也。只如張退傳官職壽康。人所仰望。然部造獄。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向密記其說。明年車駕游池。宣召張士遜。士遜至。向適於朝人中望見之。以爲士遜精健如此。鬼語妄耳。明日聞士遜薨矣。

郭遠伐交州

郭遠伐交州。行師無紀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進兵有日矣。乃付諸將文字。各一大軸。謂之將軍下令。字畫甚細。節目甚繁。又戒諸將不得漏洩。諸將近燈火。竊觀之。徐母嘗見之。云如一部尙書。多讀三日。夜讀之方竟。則諸將倉猝之際。何暇一一也。內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猪聲。仰諸軍多養猪。如象則以鐵刺猪。猪既作聲。象自退走。

余靖不修飾

余靖不修飾。作諫官。乞不修開寶塔。時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書殺。噴唾在吾面上。

永叔夢爲鷓鴣

永叔夢爲鷓鴣。飛在樹上。意甚快悅。聞檄英香特異。永叔嘗自言。上有一兄。未辟而卒。母哭之慟。夢神人別以一子授之。白毫滿身。母既歿。白毫無數。永叔生毛漸退落。

呂文靖惡黨盛

宋庠罷參。鄧綬罷樞。葉清臣罷計。吳安道罷尹。蓋呂文靖惡其黨盛也。時數公多以知封侯。同相來往。如青骨不識字。米蒲子作版之類。皆謂將堂。時諺謂知制誥爲識字。待制爲不識字。楊吉作發運。以米餉權要。得戶部副使。

李修撰母之始冠

李昭遠修撰。自河中移知晉州。云。母夫人年八十矣。事姑二十年。唯梳髮髻。姑亡始戴冠。今士大夫家子婦三日已冠。而與姑共飲矣。

馮隱漢及第

呂文穆游一縣。胡旦隨父幸邑。客有舉呂。舉其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馮隱漢耳。呂明年中甲。寄聲胡曰。馮隱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次榜果中首選。

舉子以巨軸獻胡旦

舉子以巨軸獻胡旦。旦覽之曰。盲哉盲哉。

豈弟君子

王介得知常州。劉賈甫以語贈之。介曰。賈甫非豈弟君子。賈甫曰。雖非豈弟君子。卻是打掃知州常州風俗。豈弟有極。名曰打掃橋。

白黑簡心

白黑簡心。此東漢書語也。或以命謝師直之告詞。讀其好奕也。

蔡立知死憑崔氏女語

蔡立知死。憑崔氏女語。蔡立知江州。後娶崔氏。生一女。前妻一子。妻食殺之女。病瘵而死。憑於崔氏之女。凡語言皆怨其後母之薄也。云人死皆有一蟲。轉以付人。以與崔氏之女。又以其先亡母勸之。令勿自殘賊親。蔡今不與矣。其始已憤憤。哀氏云。吾無兒女。他日誰葬我者。不如焚我也。比至火作之時。哀氏所憑之女。忍痛之聲聞於外焉。

沈文通說報應事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泊卒後。婢子附語云。坐不葬父母。當得爲貴神。今爲賤鬼。足脛皆生長毛。

大理冤枉

福州奏販鹽賊謀者四五人。隨者四十人。大理斷官趙衍。審刑詳議。說盡斷死罪。衍尋卒。臨命自語人冤枉殺人。諫通判揚州。未幾亦卒。

畢從範前燭履滅

知江州瑞昌縣畢從範。素健無所苦。一夕會客。客前燭皆明。惟從範前燭數易履滅。是夕得暴病卒。蓋陰氣先有所薄爾。

輪迴再生

知虔州朝議李大夫。自云。凡二十五子。今所有一子也。其母以屢失子。於病風作時。啗臂志之。比再生子。齒痕隱然在其臂。乃知輪迴再生之說。爲不誣爾。大夫名良輔。南寧人。

孔氏談苑

卷四

太祖因陶穀而重儒士

太祖建隆六年，議改元，諸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改元乾德，後於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學士陶穀曰：此僞蜀年號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國家有二錢不著年號

國家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五鳳齊飛入翰林

太祖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御史有言不先白中書

御史嘉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孔氏談苑 卷四

真宗取士必視器識

真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鉉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歎，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履孟，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

學士入劄子不著姓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呂文穆賢於李衛公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以爲賢於李衛公遠矣。

奏事非表狀謂之榜子

唐人奏事非表狀者，謂之榜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

真宗因夢得蔡齊

真宗臨軒策士，夜夢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上見其姿狀堂堂，曰：得人矣，特詔執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

軍中有范西賊破膽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帥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點鄉軍，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官復得爲農，上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謀，必欲收復邊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洛陽花酒一時來

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咨皆舉進士第一人，兄弟貴盛，當世少比，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舊案，洛陽花酒一時來。

狄青爲名將

狄青字漢臣，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狄青之稱，謂以一足以敵萬也，初青在軍伍間，韓魏公范文正一見皆稱其有將相之器，果能爲國立功，爲時名將。

王旦致太平

王旦字子明爲翰林學士書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後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慶歷聖德詩

石介字守道徂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師皆呼爲徂徠先生著宋頌十篇猗那清廟無以加之慶歷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用於兩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爲盛介作慶歷聖德詩

范文正公復本姓謝啓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後復本姓謝啓曰志在投奔入境遂釋於張祿名非藉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離范蓋嘗改姓故也僞蜀范禹稱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離之裔然不若文正之精切

夏文莊公早秋詞

景德中夏文莊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在拱宸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曰露散綺月沉鈞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流宮闕鎖新秋瑤塔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梁州上大悅

王文康公重厚

王文康公詩曰堯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亦重厚者之辭也

裴晉公賦有平淮西志

詩見人志賦亦可見焉裴晉公作詩劍戟爲農器賦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疆域中盡歸力稿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

范文正賦有將相器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顯爲軒輊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矣文武全材亦見於此賦矣公爲水車賦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意謂水車唯施於旱不旱則無所施公在寶元康定間邊鄙有事驟加進擢晏靜則置而不用亦與水車何異

王沂公賦有宰相之意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窮於廣狹匪彫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之意可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擇任羣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可見矣

寇準如魏鄭公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太宗怒而起準遽以手引緒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乃退上嘉納之太

大雪賜學士詩

太平興國七年季冬大雪上賜學士詩曰輕輕相亞疑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盞玉堂閑話道情無

三河爲帶

錢徽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假請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假大愧服

錦綉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文譬如泉水迅急滿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也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府人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又謂之不錯事尙書

水晶燈籠

劉隨侍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仁宗體備中和之氣

仁宗暑月不揮扇以拂子點蚊蠅而已冬月不御爐醫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

南朝峭漢

姚汝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約魚放鵝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曰南朝峭漢惟吾異日先父爲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入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筭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才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

雨中作樂

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樂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上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宜勸滿飲盡歡而罷

非弔問不得行尺牘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餘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

淳化草書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

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應制上元詩

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愚山風笠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封。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登下。六龍海上駕山來。錦京春酒香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

茶磨銘

山谷作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機。

上元五夜燈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是也。

翰林依樣畫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宜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舊畫葫蘆。

上馬杯

真宗次涇州。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其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敵也。何人爲朕守魏公曰。知將不知。福將王欽若。福祿未艾。宜以爲守。王公聞命。茫然自失。萊公酌太白飲之。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王入魏。戎虜滿野。屯寨四門。終日能坐。越七日虜退。召爲平章事。

生日獻范蠡游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辭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明日致仕。

措大眼孔小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也。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白玉欄干賞牡丹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誼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句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誼妄。但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士術何施。

韓愈赴會詩不合調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

兵安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襄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調。

宰相朝議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執狀進入。止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其制不改。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國初。范質。王溥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盥晨。賜坐。賜茶之禮遂廢。固不暇於論道矣。遂爲定制。

宰相當用儲者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未甚進用。及南郊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執綬備顧問。占對詳敏。他日上曰。作宰相當用儲者。盧果大用。

又手提三公

真宗召神放至闕。韋布長揖。宰執楊大年嘲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祇又雙手提三公。上召楊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卓犖十軸書。乃放所奏也。嘗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臣當負荊謝之。

楊大年喜朝京闕詩

楊大年。年十一。舉神童。至闕下。參政李至令賦喜朝京闕詩云。七閩波渺遠。雙闕氣竄曉。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湖。斷句云。願乘清忠節。終身立望朝。

西池唱和詩

元祐中。秘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工。云。翠浪有聲黃鵠動。春風無力綠楊垂。秦少游云。簾幙千家錦繡垂。王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

太宗以恭遜六宮之惑

太宗善奕。恭謙。諫臣乞京待詔。買玄於南州者。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遷萬機。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壽王三僕皆將相才器

太宗八子。眞宗第三。封壽王。詔一異僧偈相諸公。僧已見七王。惟壽王未起。僧奏曰。偈說諸郎。皆不及壽王。上曰。卿未見安知之。僧曰。適見三僕立於門。皆將相才器。其僕既爾。主可知矣。三僕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太尉承祐也。

李仲容釋官家二字

李仲容。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眞宗飲量無敵。欲飲飲則詔公。一夕。上名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仲容曰。將濟萬機。論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嘉異。所謂君臣千載遇也。

陳堯咨自號小由基

陳文惠公堯佐與弟堯叟俱位至宰相。堯咨尤精弧矢。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其母馮氏曰。汝與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路當衝要。將迎迫無虛日。然弓矢衆無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裨補國家。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役。以杖手之金魚墜地。

帝王兒不必會文章

太祖問王宮侍講曰。秦王學業何如。曰。近日所作文詞甚好。上曰。帝王家兒不必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他日免爲侮文弄墨吏欺罔耳。

孔氏談苑

卷五

閣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韓魏公捧天之夢

韓魏公知秦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廟於春宮。

翰林學士金帶朱衣

國朝翰林學士佩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兩人笏頭帶佩魚曰。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時雨。腰黃甚日重。

紗籠中人

李潘未第時。有僧告曰。公是紗籠中人。潘問其故。曰。凡宰相。其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後果至台輔。

孔氏談苑 卷五

五三

錢貽臈爲二劍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腎。方知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腎。方知

釣鼈客

王殿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鼈客。巡遊郡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懷淡爲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鼈客。李怒曰。既解釣鼈。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曰。以何爲釣。曰。以月爲釣。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燒尾宴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去。乃得成人。又說。新羊入羣。諸羊抵觸。不相親附。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龍時。必須雷電爲燒其尾。乃化。

碧巾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巾以辱之。州鄉大以爲恥。竟不攝一人。

麴生

葉法善有道術。居玄真觀。一日。會數朝士。滿座思酒。忽有一人敲門。稱麴秀才。笑入坐。少年秀美。談論不凡。法善潛以小劍擊之。應手墮地。化爲瓶。中有美酒。遂共飲之。皆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以春名酒

韓退之詩云。且可勸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葵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麹米春。裴劍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簾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

歐公相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聞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勝。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

池魚遠埋

眉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埤堦四圍皆屋。凡三十餘年。一日。天晴無雲。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皆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傳說不以龜守。則爲蛟龍所取。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圍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志。精神不衰。久而自然遠埋。

上元燃燈

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晉至唐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

孔氏談苑 卷五

五五

孔氏談苑 卷五

五六

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

制勅用黃紙

唐日歷上元三年三月勅云。制勅施行。既為永式。皆用白紙。多有黃紙。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下縣。並用黃紙書之。

徐堅初學記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耳。

呂公槐枝之祥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觀。沿幹入洛。鎖室而去。自春涉冬方回。啓戶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其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自暖杯

唐內庫有青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自暖杯。

游仙枕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明皇因名之為游仙枕。

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夢筆頭生花。後天才曉。名聞天下。

混金書帖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至文宗時。遂擬此儀。

半仙之戲

宮中寒食時。就立秋千為樂。明皇呼為半仙之戲。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時人謂之有脚陽春。實所至之處。如陽春及物也。

梨花之論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榮於齒牙。時人號為梨花之論。

探春之宴

都人士女。正月半後。乘車跨馬郊野中。為探春之宴。

名覆金甌

明皇命相。先以八分書書姓名。金甌覆之。

管子文

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子文。後化為筆。

軟脚局

孔氏談苑 卷五

五七

孔氏談苑 卷五

五八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千。

靈鶴

院中有雙鶴。栖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鶴。故晁補之詩云。御園靈鶴心應喜。并子詩云。靈鶴先依玉樹栖。蓋為此也。

校理與賞花之宴

賞花釣魚。三館惟直館預坐。校理以下賦詩而退。太宗時。李宗諤為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緒黃衣。無事卻出宮門去。還似當年下第歸。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會也。

傳呼狀元

祥符八年。蔡文忠狀元及第。上視其秀偉。顧宰相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騎從。傳呼狀元。始於此也。

在抱宰相不可加毒

呂公弼。中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煮再澆。又煮而加火焉。困甚。就榻夢神人被金甲持劍叱曰。在抱者本朝宰相。汝何人。敢以毒加害。遂醒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花比美女

後世作花詩。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黃魯直醉時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夫。潘材作海棠詩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兄弟數人同在翰林

元厚之少夢人告異。日須兄弟數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時相先後學士者五人。韓持國。維。陳。和叔。鄧文約。紹。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皆從弟。始悟弟兄之說。

名刺門狀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為相。貴盛。人務加禮。改具衙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風詔

後趙石季龍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羅隱曰。瑣門千里。更無人到。絲綸五色。惟有風銜。

汗衫所起

古者朝宴。袞服中有白紗中單。百官郊享。服中有明衣。皆汗透之狀。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汗透中單。改名汗衫。

魚袋所起

三代以韋為篋袋。盛簪子及小刀磨石等物。易為龜袋。唐永徵中。四品官並給隨身魚。天后改魚為龜。唐

孔氏談苑 卷五

五九

初卿大夫沒。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平在官用爲褒飾。沒則收之。情意不忍。五品以上。薨。魚更不追取。

腰帶所起

古有革帶。反插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高祖詔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

官銜之名

官銜之名。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開泰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面花所起

婦子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點跡。大歷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執笏

梁職儀。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僕射尚書手版。以紫衣裏之。名曰笏。梁中世以來。惟八座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綵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坐云。便爲將來故事。

瓜上金梭

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繡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寇準守北門

寇萊公守北門。虜使經由。問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答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封置鼓樓

齊李崇爲兗州刺史。州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諸村始聞者。槌鼓一通。次聞者。復槌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禽獲。諸村置鼓樓。自此始也。

宣敕建金雞

宋孝王問司天曆之後魏。北齊敕日樹金雞事。曆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敕。北齊敕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闕門右。槌鼓千聲。宣敕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兌爲澤。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長竿使衆人觀之。

步行學士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歌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學士。

用筆之法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屈折處。亦當其中。無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散草飛草之法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

白雁爲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鴈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

稚子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唐人食筍詩云。稚子脫錦襦。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贊寧雜記曰。竹根有鼠大如貓。色類竹。名竹豚。一名稚子。

唐末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

賜進士詩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閨宴。宴御製詩。遂爲故事。仁宗詩尤多。有云。塞儒逢景運。報國合何如。

駢韻

今人謂駢韻爲牙。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轉爲牙。今人謂萬爲力。謂千爲撇。但數目可按。故能存本字。不然亦若牙牙耳。

作詩如雜劇

山谷云。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也。

作詩貴圓熟

謝朓云。好詩圓熟流轉如彈丸。故東坡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貴圓熟也。然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能不失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作者並驅矣。

鳩車竹馬之戲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遊。

靈郎金柝之稱

掌漏官曰靈郎。潘岳謂刁斗曰金柝。今銅點是也。